七十雜憶

從香港淪陷到新亞書院的歲月

蘇慶彬 著

中華書局

港台书

K825.81=7
20123

七十雜憶

從香港淪陷到新亞書院的歲月

蘇慶彬 著

暨南大學圖書館藏書

中華書局

□責任編輯：蔡嘉蘋
□裝幀設計：李婧琳

七十雜憶

從香港淪陷到新亞書院的歲月

□
著者
蘇慶彬

□
出版
中華書局（香港）有限公司
香港鰂魚涌英皇道 1065 號東達中心 1306 室
電話：（852）2525 0102　傳真：（852）2713 8202
電子郵件：info@chunghwabook.com.hk
網址：http://www.chunghwabook.com.hk

□
發行
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
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 36 號
中華商務印刷大廈 3 字樓
電話：（852）2150 2100　傳真：（852）2407 3062
電子郵件：info@suplogistics.com.hk

□
印刷
陽光印刷製本廠
香港柴灣安業街 3 號 新藝工業大廈 6 樓 G, H 座

□
版次
2011 年 3 月初版
© 2011 中華書局（香港）有限公司

□
規格
特 32 開（210mm × 153 mm）

□
ISBN：978-988-8104-16-1

自序

唐人杜甫詩有云：「人生七十古來稀」，而今我的生命歷程中，已經走到「古稀」這一個階段。不管怎樣，在這一個混亂時代，能活到這年紀，算是值得慶幸之年了。

在這七十年的時光中，回想起來，有甚麼收穫？說到這一點，實在十分慚愧。記得年青時，總是雄心萬丈，想用「志雲」兩字作為別名，希望藉此鞭策自己，有「壯志凌雲」之志。其後又曾經在一些文章上用過「仰峯」作為筆名，抱有凡事要向高處看之意，今天看來，均未能兑現。昔日那些豪情，往日那種壯志，已經消失殆盡。幸好沒有用這個別名，否則卻成為一種諷刺！

七十年的光陰已逝，只留下的點滴回憶，這些都是自己走過的道路。以往經歷過的，有苦難，也有歡樂，一切都是親自嚐過的滋味。如今閒坐時，那些往事都歷歷在目，如圖畫般，一幅幅在眼前浮現掠過。因而觸發了我，何不趁自己還有些記憶，把以前點點滴滴的生活片斷，記錄下來，最少好讓日後自己的後人，對父祖的一些認識。

我有了此念頭，卻又後悔失了許多機會。在昔日抗戰時，日軍侵佔故鄉，祖傳下來的族譜被摧毀後，但又未能珍惜及時追問父親、伯叔父等及老一輩的長者，把他們所知先祖的事略，以口述方式記錄下來，至少可以填補族譜被毀後的缺失。我是讀歷史的，連自己先祖最近的事跡，都如此迷惘，真有點「數典忘祖」之譏了。

無論怎樣，我應該把握在短暫僅存的歲月裏，盡量將過去所做的、目覩的、耳聞的、甚至所思的記錄下來。縱使是瑣碎小事，無關國家大業，但這一切都是自己生命歷程中的點滴留痕。在我個人來說，是成長的過程，同時又可體會數十年社會的變化發展，是值得珍惜的。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目錄

自序……i

上篇　從故鄉到香港光復後

一・幼童的追憶——會思考的開端……3
二・移居香港——在祖國抗日戰爭邊緣下成長……25
三・日軍攻佔九龍前後的幾天——初嚐戰爭的苦果……45
四・在故鄉淪陷區中的苦難日子——生命中的一段磨練……59
五・抗戰勝利後再返香江——重回校園生活……121

下篇　在新亞書院四十年

六・入讀新亞書院的四年——生命中的轉捩點……179
七・在新亞研究所——恬靜平淡的生活……217
八・香港中文大學教學生涯——生命中最重要時期……253
九・老師篇——懷念尊敬的老師……307
跋——如是我感（陳萬雄）……344

上編

從故鄉到香港光復後

第一章

幼童的追憶

——會思考的開端

年紀大了的老年人，通常目前的事情，眨眼間便忘記。但童年瑣碎小事，卻能清晰留在腦海中，我亦不例外。年紀長大後，也許因工作忙碌，接踵而來的繁重工作，沒有時間緬懷過去。現在閒居的時候，追憶起來，那些孩童點滴瑣碎事，不時浮現在眼前。

我生於故鄉廣東惠陽縣，幼童時母親經常帶我往來故鄉與香港之間。在香港那一段生活，由於時間極短，又來去匆匆，所知不多，但鄉居的生活有較長時間，深深的留在腦海中。

長大以後，有了職業，交通又方便得多，總有機會到國內、外旅遊觀光，各地都有許多名勝古蹟，風光如畫的美麗風景，但總沒有對自己故鄉那份親切感情。也許是孩童時種下，對故鄉那一份根深蒂固的深情所致。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祖父興建的大屋

祖父蘇純芬，又名芳圃。根據舊族譜（被日軍所毀）所載，先祖原籍今陝西省。經漢末、魏晉南北朝時代的大動亂，避難南徙。途經江西，再沿東江南移，遷至廣東惠陽縣，遂定居大亞灣高涌鄉（由二伯父口述）。

祖父原住高涌鄉老圍村（即舊村之意），其後從事鹽業，家境漸裕，人丁又逐漸增多，舊屋不敷居住，便購得本村附近一山麓，闢山填地，興建一列大屋（名蘇村）。屋的中央為祖祠。東西兩端大門旁邊，又建了兩座大樓，樓高三層。大屋兩旁，均有兩座青翠小山丘，堪輿學家稱此兩山為左「青龍」，右「白虎」。

宗祠的西邊屋宇，由長房和二房居住；東邊則由三房、四房、五房和六房共居。門庭前有一個娥眉月形的魚塘，塘的堤壆，種滿荊棘作為籬笆。魚塘東西兩端種有密密青翠的大竹。屋背所倚的山丘，有數百棵蒼勁的松樹。

每座屋宇的簷邊，都有各種顏色的小鳥、松柏和花朵雕塑，色澤鮮明，歷年不變。特別在宗祠下廳兩幅壁畫，繪有晉人王羲之在書寫《蘭亭集序》，旁邊又有人送來一對活鵝的畫像。壁畫兩邊對聯寫着：「欲立根基無如為善，能光門第只有讀書」；另一幅壁畫，則繪上唐人劉禹錫寫《陋室銘》。兩旁的對聯寫着：「言易招尤少說幾句，書能益智多讀幾

行」。畫像與文字，雖經百餘年，仍清晰可見。作畫的人，據先父所說，出於是當年頗有名氣的羅雨三先生。

祖父由於經年在外經商，建屋規劃全由二伯父處理，整座大屋的完成，歷時四年多。二伯父曾對我說：新屋入伙時，筵開三百席（流水席），成為當年鄰近鄉村中傳誦一時的盛事。

遠眺整座大屋的背後山丘上，有蒼勁的松林，座落一座雪白的房子，特別在秋收時分，門前一片稻田，金黃色的禾穗，夕陽西照下，青勁松林、翠竹、金黃色的禾穗和雪白的房屋相映，是一幅色彩美麗的圖畫，這一座祖屋都給予我童年生活留下極深刻的印象。

一九四九年，解放軍南下，隨即展開「三反五反」的政治運動。我們祖居的屋簷雕塑，被認為是封建殘餘，都給那些村幹部剷掉。跟着所有屋宇，田地也被沒收，更評為「地主階級」。幸好祖父沒有分家，一切產業都屬祖父（祥源堂）名下所有，否則我們眾多子孫都全是「地主」了。可算是「不幸」中的「大幸」了。

智能的測驗

堂大嫂是姓胡的，我慣稱她帶娣嫂。她的年紀雖比母親還大一些，而母親又是姓胡，也許是「同姓三分親」的關係，彼此情感也特別好些。平日到了晚上，母親經常拿着一盞油燈，穿過一條長廊，喜歡到住在西邊房子帶娣嫂家裏聊天。由於堂大哥是軍界中人，平日多不在家，兒子又在廣州讀中學，所以家中很寧靜。

記得一天，母親晚上帶我和另一位堂哥哥（是三伯的幼子），到帶娣嫂房裏玩耍，她很喜歡小孩，總喜歡拿些糖果、餅乾之類給我們吃。當糖果拿出來的時候，乘機作弄我倆，把食品放在桌子上，要我倆猜猜是甚麼東西，由於我倆個子矮，高度差不多，始終看不到食品。堂哥哥便走近桌子前張望，看不到是甚麼；而我卻退後幾步，給我看見是「五味丸」，猜中了。

當五味丸拿下來的時候，大嫂又進一步將五味丸放在一張矮些桌子上，把我倆的雙手綑綁起來，看看有甚麼反應。堂哥哥兩手被綁後，拿不到五味丸，便放聲大哭起來。而我雖然也被綁紮，但利用雙手的手指，像鉗子的夾起，一粒粒地放進口裏。大嫂見我倆的兩種不同反應，稱讚我比堂哥哥聰明些。其實也許是我一生中「好食」的本性推動而已！孩童時受到別人的稱讚，是特別高興喜悅，印象也特別深刻。我覺得用這種活的方法

去測試兒童的智能，又有獎勵方式是有實際可用的。雖然這是為時已久教育的方法。

墜井

西門旁邊，有一口水井，附近種有一棵很大的桃樹。每年春天，燦爛的桃花盛開過後，便結下顆顆甜蜜的桃子。二哥和一位年紀相近的堂哥，每年都不例外攀到樹上採摘成熟的桃子。

記得那一年，二哥和堂哥哥爬上桃樹採摘桃子，摘得興高采烈時，把我留在樹下。也忘記了我在做些甚麼。那時候，我不知怎的，走到井邊，扶着井口圍着破舊的木欄杆，探望井中有些甚麼東西，只見井裏的水浮着一張頗長的木櫈，我俯身壓着的破欄杆，突然折斷，一下跌進井中。二哥全不知道我墜下井裏。據稱正當我掉進井的一剎那，恰巧叔父行經這裏，瞬眼間只見一雙小腳墜下的影子，急忙走來，看見我在井中兩腳騎在浮在水面的木櫈上，像騎木馬似的，並沒有哭啼。叔父從井中把我救起，檢查後也沒有損傷，母親都覺得很神奇。其實，井裏幸好有張被棄置的破木櫈浮在水中，又湊巧叔父途經看見，竟然救了我一命。

西門旁邊的舊井，是很久沒用的。而井旁設有一個「伯公祠」。平日有喜慶節日，家裏的人亦前往進香。母親對我墜井那件事，不知如何解釋，只有相信「伯公祠」有神靈，救了我的小生命。我也相信了，自此，每逢經過西門的時候，定必走到「伯公祠」前站着行一個禮才走，表示感謝神恩之意。

從這一件事看來，一個只幾歲大的小孩，能這樣大難不死，而且安然無恙，又不受損傷，只可解釋為有神靈保佑，這未嘗不是一種鄉人容易解釋的理由。我對神靈的感恩，使我自小都培養了一種習慣，凡有人幫助過我的，都會表示感謝之情。不管怎樣，孩童時對「伯公祠」的膜拜，不是迷信，而是一種教育。

自作聰明

從故鄉隨母親到香港，印象深刻的一次，是跟隨母親到對面街（荔枝角道）的小街市買餸，旁邊是一間「位元堂」大藥局。

正當母親在魚攤買魚的時候，我急急的說要到街旁的渠邊小便。小便完畢，忽然心裏在想：不告訴母親，獨自跑回家中，母親必定會稱讚我小小年紀能識路返家。於是橫過荔

枝角道那條頗寬闊的街道，飛奔跑回樓上。

母親轉過頭來，看我不見了，四處找尋，都不見我的踪影。雖然當年街道車輛不多，不易發生意外，但又擔心會被「拐子佬」拐帶。久尋不獲，只好返回家中，向屋裏的人求助。

當門鈴一響，我知道母親回來了，心裏暗想：母親見了我，一定會說：「你真聰明，自己識路回家」的稱讚。想不到不但沒稱讚，卻見母親怒氣沖天，不由分說，捉着我屈伏在膝上，不斷的打我的屁股，痛得我大哭起來。母親的怒氣仍未消除，大聲的喝着：「以後不許你跟我到街市。」當時我心在想，我有甚麼過錯，自己識得路途返家，是一樁聰明的事，要受到這樣的懲罰，心中感到十分委屈。

孩童時的想法，只直覺地認為自己能識道路，又能安全返家，是自己的聰明，怎樣會想到當母親的，忽然不見孩子那種焦急的心情！

幾十年後，有天途經昔日住在對面的魚市場不見了，那間「位元堂」藥局，依然存在，只是舖面裝修得現代化，計算至今最少已有七十年的老舖了。而再前行幾十步，對面那座「雷生春」大廈，也是我童年時代，常常在樓下乘涼、玩耍的地方，仍屹立不動未被拆除重建。據悉，雷生春業主的子孫，將那座頗具特色的建築，送給政府，政府亦以此一大廈列作歷史文物。

沿途所見，無論大廈與商舖，大多已經面目全非了，只見「位元堂」那間老店和「雷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